

美雨 你好

黄光军

有些人普通话标准得让人艳羡,说话就好像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似的,字正腔圆,清脆悦耳,好像打小喝北京水长大的,没一丝一毫乡音。我家小外甥生在深圳,长在深圳,身边的小伙伴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有港澳台的,还有外国小朋友,因此普通话讲得非常好。六岁时回家,一口流利、清晰、略带童声的普通话惹得餐馆服务员都来围观,个个赞不绝口。

有些人,譬如我,一开口就露出了老底子,人家立马就知道我是湖南的、湖南邵阳的、邵阳洞口的、洞口某个小地方的。1989年我毕业分配去张家界,和湘西的同学结伴而行。火车过了怀化,开始在大山中穿行,一半是隧道,一半是桥梁,河水碧如玉,山势奇险怪。我指着窗外片片而立的山石,告诉同学我的家乡洞口也有这种奇美的山景,像鱼脊一样矗立的石头,一排排,一线线,非常壮观。

“什么东西?”同学没听清,忍不住问。

“鱼脊,鱼的脊梁!”我向她解释。

“不知道!”同学眼睛睁圆了,竭力想听懂我的话。

“鱼脊,鲤鱼的背背!”直译不行,我换个形象的比喻。但同学眼睛睁得更大了,眼里的疑问一层层漾开,急得我拼命校正自己的发音,嘴巴时张时合变化出各种形状,有时撅得老长,有时张得滚圆,有时舌头抵住牙齿,竭力想发出能让同学听得懂的声音。可惜我英语也不好,不然真的会用“英格力西”告诉她。直到最后,女同学仍然一脸茫然,连连摇头。旁边一大叔突然含笑问我:“你邵阳的吧!”

我连忙点头:“你听出来了?”

“听得出来!”大叔的回答很简洁、很干脆。

我自己倒听不出来,因为我一直以为自己说的是普通话,我很少说本地的俚语方言,1976年我读一年级学拼音,老师拼音好不好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没学好,没几个音调读得准,也根本不知道鼻音、卷舌音。那时的老师都用家乡话教学,语文老师也不例外。所以我普通话虽然不好,拼音却还是语文老师教的,不是体育老师教的。

不止我,我发现我们那一代普通话都不怎么好。到张家界后,我结识了一群从学校毕业的朋友,其中不少外地人,南腔北调,说话的声气一个比一个怪,当地人听得摇脑袋。年纪稍大的本地人,听我们说话时,鼓起的眼比我那湘西同学还大一倍。

有个叫马跃军的同事,又高又大一米九八,是专业篮球运动员,跟我玩得好,我天天喊他名字,后来我听见同事背后笑话我一直喊他“马妖精”。另一个同事叫李道梅,道边的梅花,名字好有诗意。陆游诗“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不就是写的道梅吗?该同事两年后改名字了,因为被人喊成了“李倒霉”,我希望这不是我喊的。

我在那地方工作了八年,后来回家了。我很佩服自己的,就这普通话水平,也在外面混了八年。真难为了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以及与我打交道的当地人了,我欠他们一个感谢。特别是李道梅美女,当我把她喊成“美雨”的时候,希望她会原谅我。

十几年前,外甥女才几岁的时候,喜欢看少儿频道,每次节目结束之后,她总是满怀疑惑问妈妈:“电视台的人也认识舅舅吗?”

她妈妈也就是我姐姐很奇怪,说:“没有吧,你为什么这么问呢?”

“那为什么电视台每次都会跟光军舅舅再见呢?”外甥女满怀疑惑,“每个播音员都会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光军小朋友再见!’”

(黄光军,洞口电信公司员工,洞口县作家协会成员)

烟熏瓦屋

方竹

一看到瓦屋,就有心疼有感激的情愫,因为它越来越老,也越来越少。

它曾经是我们遮风挡雨的地方,有了它,我们就有片瓦遮身栖息的归宿。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多么遥远,梦里梦外最想回去的就是自己曾经的瓦屋。有它在,我们好像不曾流离过。

每一次回去,要仔仔细细地围绕着它看一看老屋。哪一片瓦松动了,哪一条横梁歪了,哪一个砖头朽了,父亲对每一片瓦如数家珍。有一些材质厚实的瓦,已经传承了几代人。老屋像我的父母一样,都是我们世世代代无法割舍的亲人。只是看到瓦屋禁不住风雨侵袭漏雨也漏雨,像父母满脸的皱纹“沟壑”纵横时,还是让我心疼。

父母老了,瓦屋也老了。每一次父亲爬上去捡瓦的时候,我们总是不忍心。可是农村里面,捡瓦人也老了,捡瓦成了再没有接班人的手艺。在过去,捡瓦也是一门好手艺!因为家家户户都是瓦屋,家家户户都需要捡瓦。

有时候看到那些江南风景图画,总是少不了有几张小桥流水人家。那浅浅的瓦屋檐,就是一个类似瓦屋一样的物件,告诉我们它们有过浸染烟火岁月。我就在想,那么好看的瓦屋,是否需要捡瓦?

这些年外出的人逐渐增多,村庄仅剩的那些瓦屋,

一座接着一座坍塌,再一座接着一座变成了洋楼别墅。瓦屋成了我们巷子里童年的记忆。偶尔发现,只有还有人住着的老屋,相反还没有倾倒,还有人住着烟火生气。瓦屋只要人离开几年后,就经不起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感觉每一次回去,老家院子就变了一个样,一年不住的瓦屋,甚至会生长了茅草。

父亲说瓦屋还是要人住着,它都喜欢炊烟熏一熏,有烟熏过的瓦屋,有了岁月的痕迹,相反不容易倒,就因为有着柴火的烟子在“护佑”瓦片。那些瓦屋,只要有热气的腾腾的生活气息。

烟子那么轻,可是它亦能经年累月地保护瓦片,轻轻地揉合它每一个小小的缝隙,不让雨水渗漏下来。那些没有人住的瓦漏,

只要一丁点儿就会越漏越大,越渗越漏。

只有那些柴火,变成一缕缕袅袅上升的炊烟,穿过瓦片上升到天空时,就会留下烟尘,可以阻塞那些瓦片的小缝隙。别看那微弱的烟尘,日积月累就是慢慢缝合瓦与瓦之间缝隙的粘浆,不轻易让一滴雨渗下来。

瓦屋离不开烟火气息。在农村里那些瓦屋,因为还有烧着烟火的老人家,他们瓦屋就永远热气腾腾。

我们一个个出来了之后,不忍心“丢”下父母在老屋里住着。可是母亲任凭我们几个游说,就是不肯出来。最好的理由便是瓦屋,需要人住着烟火熏一熏。

回家的时候,看到父亲的柴垛子垒了半边墙,那就是父母准备过冬的柴火。喂猪煮粥都离不开柴火,又烤

了火,又煮了粥,一举两得。

因为柴火,屋里到处都是暗黑色,碗柜架子上都是烟熏的黑尘埃。看起来像父母的脸,黑黝黝的都是岁月走过来的痕迹。

那一年碰到了女儿发高烧,半夜三更要出去不方便就医。母亲闻声快速用芦苇刷子,三下五除二就把炉架子上的黑灰垛扫在了一起,配上一些蒜末,打一个鸡蛋清把它们搅匀,再用布敷在女儿的肚子上。没想到天亮的时候,女儿的高烧竟然退下来了,一场高烧就烟消云散。

烟熏黑炉灰的奇妙用处,几乎无人知晓,不知道母亲怎么知道的,也许就是祖传秘方!那些黑炉烟尘,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再烧柴火,我们的下一代就不会再有烟熏炉灰了。

如果仅剩的几座瓦屋也变成了别墅,那些柴火味道,将变成我们抓不回来的旧记忆。

(方竹,邵阳县人,湖南省诗歌协会会员)



落字生香(外二首)

夏梦兰

一瞬间的邂逅
如一缕风轻云淡
柔情地吹开了
紧锁的心扉
于水墨诗韵里
收纳了一窗浓浓的情

纳一怀情暖
携三千情诗的浪漫
与你舒卷心墨
在一曲相思的缠绵中
旖旎成一墨爱的画卷

掬一捧清浅
融入时光岁月
让无声的文字
遥寄一份牵挂

将风划过岁月的静美
穿越茫茫红尘
绽放于你的指尖
落字生香……

有诗引路

黄昏拉来一块阴沉的黑暗
如黑色的幕布遮蔽星月
城市一行行路灯
如缀在幕布上的眼睛
我用春燕的剪刀
把黑暗裁成衣服
让过冬的光明御寒

诗里点燃的那把火
熊熊如焰
世界上无数的罪与恶
错与过
纷纷坠落

我仔细用真善美的肥皂
洗涤夜晚

梅花的曲子即将谱就
春天温暖的明媚
被小提琴演奏成梦的美满
黑暗的阴沉之夜
我——
自有诗引路
依然在渡过生命的桥上
与鞋笑谈……

小草

冬天的寒风里
只有一棵小草随风摇曳
显得四野空旷而低垂
阳光照来
却见一条斜影
倒在地上
风过后
小草竟又挺立
继续守望生命流年……

(夏梦兰,喜诗歌创作,作品300余篇(首)在报刊和诗集上发表)